



刘震云

塔 鋪

塔 铺

刘震云



作家出版社

塔 铺

作者：刘震云

责任编辑：潘 婧

责任校对：李超英 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王效宓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960 1/32

字数：150千

印张：8.625 **插页：**6

版次：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166-0/I·165

定价：2.9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，



刘震云漫画像

苗地作

小 传

刘震云，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。出生8个月，由外祖母抱到乡下抚养；1960年村里饿死许多人，他全凭姥姥碗底剩下的豆粢活下；长大成人，开始牵一根绳子，跟别人到地里拉庄稼；15岁当兵，来到一片戈壁滩上，一年到头尽吃海带；1978年复员，到家乡一座中学教书，那段紧张而愉快的生活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；后来上大学来到北京，第一次见人吃巧克力，临到毕业那年，第一次穿上皮鞋；毕业分配当了记者，开始整日奔波在火车上；一片腥臭中，别人问他：“到哪儿下？”他答：“到哪哪哪下。”

出版说明

文坛时有新星升起。一批思想锐敏、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，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。为抚植新人、繁荣创作，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，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。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。我们深信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，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！

作家出版社

目 录

序.....葛 洛 1

塔铺	5
新兵连	42
乡村变奏	116
栽花的小楼	126
大庙上的风铃	158
被水卷去的酒帘	172
罪人	195

序

葛 洛

我同一些青年作家结识，大都开始在编辑工作过程中，我认识刘震云同志也是这样。近几年来，我已不在《人民文学》担任任何职务，但有时仍被拉去参加一些工作。去年年初有一天，该刊正在值班的副主编王朝垠同志找我商量，说他们编辑部在不久前退掉一篇小说来稿，题名《塔铺》，是刘震云写的；现在发觉退掉这篇小说是不当的，打算向作者要回来予以发表，希望我也看看这篇小说。不久我读了这篇小说稿，也感到是一篇相当好的作品；同时感到也有一些缺点，最好请作者再作一些加工修改。几天以后，王朝垠和刘震云一起来到我家，就这篇小说和退稿的事交换意见。刘震云对编辑部的不当处理没有任何抱怨，看来他对文学编辑工作的艰难很理解，很能体谅。我直率谈了对这篇小说的几点修改意见，甚至按照并不值得肯定的老

习惯，替作者出主意，在人物塑造上、情节上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修改建议。刘震云静静地听着，认真地做着笔记。末了他说，他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仔细考虑。他的质朴、宽厚的气质，谦逊、诚恳的态度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再加从谈话中知道，他是河南人，是我的同乡，更加重了他给予我的亲切感。再过几天，我在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看到刘震云修改过的稿子，我自认为正确的意见他并没有完全接受，一些具体的修改建议更少被他采纳；而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我指出的一两处所作的修改，确实比我的修改建议高明。尽管我并不认为未被采纳的意见是错的，但我进一步认识到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因而在内心里更加尊重他。

《塔铺》在《人民文学》上以头篇的位置刊出后，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间获得了好评。嗣后我同刘震云没有再见面，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结束了。但从此以后，偶尔在报刊上看到刘震云的新作，我总要抽时间读一读。读时，总感到刘震云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朴实，正直，深沉。他来自农村，当过兵，当过中学教师，目前的记者身份又使他常年在广大的农村中奔波。在新闻工作之余，他擦去汗水，运用一支含喜又含忧的笔，抒写着他在生活激流中的所见，所感，所想。虽不见得每篇都是佳作，但我读过的每一篇都绝无空洞、平庸之感，都不曾感到

没有所得。我窃喜于我们的文学园林中又有一棵富有生命力的幼树在成长，它很有可能长成又一棵为我们的园林增添风光的大树。

不久前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刘震云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中、短篇小说集即将出版，希望我为他的第一本著作写几句话，当作序言。我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。虽说一年多没有来往，原来刘震云并没有把我从他的心里抹去，正像我没有把他忘掉一样。我立即很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。过后不久，他寄来了出版社给他制作的准备收入集子的全部作品复印件，根据他善于体谅人的习惯，特意附信说，鉴于我已年老，作协杂事又多，这些作品我不一定都看，只看他圈出的少数几篇就行了。可是我怎能甘心这样做呢？我怀着浓厚的兴致，抽空阅读了全部作品。越读，我觉得同他的心靠得越近，或者说，对于他的一颗勃勃跳动着的心，我更能理解了。

这里，我不打算把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向读者作介绍，更不打算进行评价。介绍是不必要的，评价最好由读者来作。但我耐不住要把我最喜欢的作品举出来，那就是：《塔铺》、《栽花的小楼》、《乡村变奏》，或者再加上《大庙上的风铃》、《被水卷去的酒帘》。我想特别提一下《乡村变奏》，这个由三个小短篇组成的作品，总共只有三千多字，它的意蕴多么深厚，它是多么耐人咀嚼啊！至于那篇已获得许

多好评的《新兵连》，自有它的价值，但我觉得它把那些青年农民身上的精神负担，把他们内心世界中的消极面，过分夸大了。我知道刘震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我的这个意见他未必会同意，而我也不敢肯定自己的意见就是对的。此外，我既然读了这个集子中的全部作品，自然会有许多感受，自然有许多话想说，我把这些话留着同作者谈吧。已经一年多没有再见面，我很想同他在一起谈谈心啊。

1988年5月15日

塔 铺

九年前，我从部队复员，回到了家。用爹的话讲，在外四年，白混了：既没入党，也没提干，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，和走时没啥两样。可话说回来，家里也没啥大变化。只是两个弟弟突然蹿得跟我一般高，满脸粉刺，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。夜里睡觉，爹房里传来叹气声。三个五尺五高的儿子，一下子都到了向他要媳妇的年龄，是够他喝一壶的。那是一九七八年，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，我便想去碰碰运气。爹不同意，说：“兵没当好，学就能考上了？再说……”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，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。娘却支持我的想法：“要是万一……”

爹问：“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？”

我答：“一百五。”

爹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：“随你折腾去吧。就你那钱，家里也不要你的，也不给你添。考上了，是你的福气；考不上，也省得落你的埋怨。”

就这样，我来到镇上中学，进了复习班，准备考大学。

复习班，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。进复习班一看，许多人都认识，有的还是四年前中学时的同学，经过一番社会的颠沛流离，现在又聚到了一起。同学相见，倒很亲热。只有一少部分年龄小的，是七七年应届生没考上、又留下复习的。老师把这些人招呼到一块，蹲在操场上开了个短会，看看各人的铺盖卷、馍袋，这个复习班就算成立了。轮到复习班需要一个班长，替大家收收作业、管管纪律什么的，老师的眼睛找到我，说我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，便让我干。我忙向老师解释，说在部队干的是饲养班，整天尽喂猪，老师不在意地挥挥手：“凑合了，凑合了……”

接着是分宿舍。男同学一个大房间，女同学一个大房间，还有一个小房间归班长住。由于来复习的人太多，班长的房间都加进去三个人。宿舍分过，大家一齐到旁边生产队的场院上抱麦秸，回来打地铺，铺铺盖卷。男同学宿舍里，为争墙角还吵了架。小房间里，由于我是班长，大家自动把墙角

让给了我。到晚上睡觉时，四个人便全熟了。三十多岁的王全，和我曾是中学同学，当年脑筋最笨、功课最差的，现在也不知犯了哪根神经，也来跟着复习。另一个长得挺矮的青年，乳名叫“磨桌”（豫北土话，形容极矮的人）腰里扎一根宽边皮带。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，绰号叫“耗子”。

大家钻了被窝。由于新聚到一起，都兴奋得睡不着。于是谈各人复习的动机，王全说：他本不想来凑热闹，都有老婆的人了，还拉扯着俩孩子，上个什么学？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，贪官污吏尽吃小鸡，便想来复习，将来一旦考中，放个州府县官啥的，也来治治这些人。“磨桌”说：他不想当官，只是不想割麦子，每日头底下割来割去，把人整个贼死！小白脸“耗子”手捧一本什么卷毛脏书，凑着铺头的煤油灯看，告诉我们：他是干部子弟（父亲在公社当民政），喜爱文学，不喜欢数理化，本不愿来复习，是父亲逼来的；不过来也好，他追的一个小姑娘悦悦（就是今天操场上最漂亮的那个，辫子上扎蝴蝶结的那个），也来复习，他也跟着来了；这大半年时间，学考上考不上另说，恋爱可一定要谈成！最后轮到我，我说：假如我象王全那样有了老婆，我不来复习；假如我象“耗子”那样正和一个姑娘谈恋爱，也不来复习；正是一无所有，才来复习。

说完这些话，大家作了总结：还数王全的动机高尚，接着便睡了。临入梦又说，醒来便是新生活

的开始啦。

二

这所中学的所在镇叫塔铺。镇名的由来，是因为镇后村西土坛上，竖着一座歪歪扭扭的砖塔。塔有七层，无顶，说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，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了。站在无顶的塔头上看四方，倒也别有一番情趣。可惜大家都没这心思。学校在塔下边，无院墙，紧靠西边就是玉米地，玉米地西边是条小河。许多男生半夜起来解手，就对着庄稼乱滋。

开学头一天，上语文课。“当当”一阵钟响，教室安静下来。同桌的“耗子”捣捣我的胳膊，指出哪位是他的女朋友悦悦。悦悦坐在第二排，辫子上扎着蝴蝶结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果然漂亮。“耗子”又让我想法把他和女朋友调到一张桌子上，我点点头。这时老师走上讲台。老师叫马中，四十多岁，胡瓜脸，大家都知道他，出名的小心眼，爱挖苦人。他走上讲台，没有说话，先用两分钟时间仔细打量台下每一位同学。当看到前排坐的是去年没考上的应届生，又留下复习，便点着胡瓜脸，不阴不阳、不冷不热地一笑，道：

“好，好，又来了，又坐在了这里。列位去年没考中，照顾了我今年的饭碗，以后还望列位多多关照。”虽然挖苦的是那帮小弟兄，我们全体都跟着倒

霉。

接着双手抱拳，向四方举了举。让人哭笑不得。接着仍不讲课，让我拿出花名册点名。每点一个名，同学答一声“到”，马中点一下头。点完名，马中作了总结：“名字起得都不错。”然后才开讲，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：“黔之驴”。这时“耗子”逞能，自恃文学功底好，想露一鼻子，大声念道：“今之驴”。下边一阵哄笑。我看到悦悦红了脸，知道他们真在恋爱。这时王全又提意见，说没有课本，没有复习资料，马中发了火：“那你们带没带奶妈？”教室才安静下来，让马中拖着长音讲“有好事者船载以入”。课讲到虎驴相斗，教室后边传来鼾声。马中又不讲了，循声寻人。大家的眼睛都跟着他的目光走，发现是坐在后边的“磨桌”伏在水泥板上睡着了。大家以为马中又要发火，马中却泰然站在“磨桌”跟前，看着他睡，“磨桌”猛然惊醒，象受惊的兔子，瞪着惺忪的红眼睛看着老师，很不好意思。马中弯腰站到他面前，这时竟安慰他：

“睡吧，睡吧，好好睡。毛主席说过，课讲得不好，允许学生睡觉。”接着，一挺身，“当然，故而，你有睡觉的自由，我也有不讲的自由。我承认，我水平低，配不上列位，我不讲，我不讲还不行吗！”

接着返回讲台，把教案课本夹在胳肢窝下，气冲冲走了。

教室炸了窝。有起哄的，有笑的，有埋怨“磨

桌”的。“磨桌”扯着脸解释，他有一个毛病，换一个地方，得三天睡不着觉，昨天一夜没睡着，就困了。“耗子”说：“你穷毛病还不少！”大家又起哄。我站起来维持秩序，没一个人听。

这时我发现，乱哄哄的教室里，惟有一个没有参加捣乱，趴在水泥板上认真学习。她是个女生，和悦悦同桌，二十一二年纪，剪发头，对襟红夹袄，正和尚入定一般，看着眼前的书，凝神细声诵读课文。我不禁敬佩，满坑蛤蟆叫，就这一个好学生。

中午吃饭时，“磨桌”情绪很不好，从家中带来的馍袋里，掏出一个窝窝头，还没啃完。到了傍晚，竟在宿舍里，扑到地铺上，“呜呜”哭了起来。我劝他，不听。在旁边伏着身子写什么的“耗子”发了火：“你别他妈在这号丧好不好，我可正写情书呢！”没想到“磨桌”越发收不住，索性大放悲声，号哭起来。我劝劝没结果，只好走出宿舍，信步走向学校西边的玉米地。出了玉米地，来到河边。

河边落日将尽，一小束水流，被晚霞染得血红，一声不响慢慢淌着。远处河滩上，有一农家姑娘在用筛子收草。我想着自己二十六七年纪，还和这帮孩子厮混，实在没有意思。可想想偌大世界，两拳空空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只好叹息一声，便往回走。只见那收草姑娘已将一大堆干草收起。仔细一打量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这姑娘竟是课堂上那独自埋头